

神韵魏沟



魏沟村内500年以上的古树。

郭营战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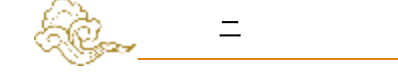


“九龙锁谷地，山环水绕村”——当10个概括魏沟村选址格局的灵魂文字，蹦蹦跳跳钻进脑海里时，我的眼睛竟有些湿润了。感动——为大自然的造化，更为古人建村选址的智慧。

魏沟村位于汝州市东北部30公里，和郟县、禹州接壤，北靠银洞岭，东依三官山、西望高高楼、南临圆山寨，典型的豫西山地形。东晋初年，魏姓一家避乱自河北沧州辗转至此，先在鸡冠山前蚕坡搭建草庵栖居，后迁至双龙泉河岸筑窑安身，取名魏家沟，是如今村落的雏形。由于村庄四面环山，背风朝阳，山可狩猎，林可采果，河可捕鱼，田可稼穡，自给自足，日子殷富，名声渐远，外姓投奔迁移者增多，村落规模逐渐扩大。

受朋友之托，帮其申报国家传统村落，才第一次走进古风浸润的魏沟。站在王坟岭上的一抹夕阳中，向北远眺：位于嵩山余脉的古村落，四面环山，发源于黑龙潭的双龙泉河，九曲盘环，绕村而过。巍峨雄峻的马鞍山等九座山岭，巨龙似的逶迤连绵，盘绕在村落四周，并在村南的圆山寨衔接，紧紧锁住谷口。村居坐落在盆型谷地之内，建筑分布在河湾两岸，朝阳临水，藏风聚气。

九龙锁谷地，九曲盘环水。魏沟——好一块风水宝地！



很难相信：在城镇化进程一日千里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传统村落丢失个性，而魏沟，还保存着那些民居古建，那座古树部落，那份古色古香，那种古风古韵，那腔古道情怀。特行独立，风情万般，鲜活质朴的面孔，固守着传统的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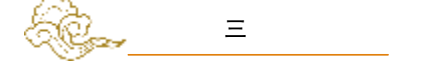
告诉您：在魏沟——我走进了一座古树部落。国槐、榉树、皂荚树、黄楝树、栗树、柿树、核桃树……一棵棵古树或河边路旁，或房前门后，或崖壁沟壑，或山头寨尾，千百年来，默默地站立着，站出了一道道的年轮，站出了一道道的风景。市物价办驻村扶贫工作队员介绍说，魏沟有200年以上树龄的古树300多棵，其中千年以上的古树有50多棵……

最吸引眼球的是蜘蛛山上的3棵古榉树。山是风脉山，树是风脉树。蜘蛛山只有一座200米高的土石岗，南北长40米，东西宽20米，上面站着3棵树龄约800年的老榉树，枝繁叶茂，生机盎然。从高空俯瞰，土石岗形似蜘蛛，围绕村子四周的九座龙山，同把其首朝向蜘蛛山，故有“九龙朝蛛(珠)”之说。三位老树公被村民们虔诚地供奉着，一代又一代。

双龙泉河岸李凹斗家门前的那棵黄楝树，树龄1500年，高16米，干高5米，胸围1.7米，冠幅16米，主根距地面3米。我惊讶其旺盛的生命力。那根，叫龙爪根，锋利无穷，

穿石凿壁；那根毛，也叫龙须根，瘦弱纤细，却能钻岩破石，丝丝缕缕为大树吸收生命的养分。根与根毛，主干与枝干，绿叶与枝丫，形成了一个和谐运转的肌体。生长在村西孙黑子家门前的那棵皂荚树，像一位超脱的树仙老翁，在风雨中站立了1400年，目光柔静，不温不火。“病树前头万木春”——站立在司世欣家门口的老榉树，历经1500余年的沧桑，尽管衰老的主干被主人用木架支撑着，却依然摇曳着青翠和生气。双龙泉河西岸凤凰山头上，屹立的那棵老榉树，800个春秋轮回中，与凤凰共舞同舞，把古树的神秘推向了极致……

我在古树部落盘桓，思绪万千。树是有灵性的，它上承天象，下通地气，中通人事。古树是历史，它在见证一个村落的时空，古树是神灵，它在庇佑一个村庄的安宁；古树是正义之剑，它在监视着人们的言行，惩恶扬善，保佑忠良；古树是风景，其状似人像兽，似鸟如山，似伞似云，形形色色，千奇百怪。蜘蛛山上的3棵古榉树，被村民用石头护砌起来，枝丫发达，葱茏苍郁，远看就是一道天然的盆景。



现代文明的飞速进程，筑就了千城一面的风貌。随着那些见证历史沧桑、凝聚民族智慧的传统古建筑在村落的日渐消失，千村一面的钢筋建筑格局也将形成。而你——藏在群山褶皱中的魏沟，一窑一洞，一房一舍，一庙一寺，一桥一涵，一石一砖，一瓦一兽，一椽一椽，还有那些石雕、木刻等，小巧玲珑，质朴灵动，无不体现传统建筑艺术的营造之精、文化之浓、古韵之香，赓续着历史的脉络。

魏沟的古建筑主要分布在双龙泉河湾周围。东北部的磨沟片区，以土窑、石窑居多，窑洞上面建小窑洞，窑洞和窑洞内部贯通，形成贯通体系。西北部的司庄片区，以瓦屋、石窑为主，前宅为瓦屋建筑，后宅为石拱圈窑洞，房与洞贯通，风格迥异，别具情趣。南部片区多为土窑和石墙瓦屋混建。明代以前居民多挖窑洞居住，明代以后其后裔以窑洞为依托，在窑洞之前建筑石墙草顶或瓦顶房屋，形成洞前宅院、宅院藏洞的建筑格局。

我们在一处处老宅内外徘徊，古风古韵悠然入怀。建于明代的司仁江老宅，坐西向东，主房为三孔石窑，清一色的石券墙、石拱门。石窑上面建土窑，也叫窑上窑。两边的天空可供晒粮、储粮，中间的天窗上设有三个射击孔，以防匪患。墙壁和窑拱顶全部用青石砌成，结实精美。厢房分别是三间的石墙瓦屋。青石砌墙，灰色泥瓦，质朴淡雅。一条石砌的甬道从主房通向大门口，出东北门，迎面是一座石台，上立四棵古榉树，并建有一座石砌的山神庙。这座典型的北方窑洞四合院，以“石”为基调，粗犷而不失精细，拙朴中蕴含着灵动。

一座座石砌的建筑，构成了一座石头的



●彭忠彦

世界。司世宅院坐西向东，是三孔大石窑，窑与窑相通。1945年3月，王树声司令在组织发动“禹西战役”期间途经魏沟村，将指挥所设在司家的石窑内，指挥了为时6天的“禹西战役”，攻克盘踞在临汝、禹州之间的十余处日伪军据点，解放人口9万余人。孙虎振的宅院坐北向南，北屋为三间石墙瓦房，木架青瓦，小花脊，西间隔开一道过墙，东西各有两间木架青瓦房，出南门，门上方为清康熙年间建筑的一座石砌炮楼，炮楼上设一碉堡，碉堡四周设有瞭望哨、垛口、射击孔。“不见炮楼竣工不闭眼。”村里的孙书记告诉我其中的故事。当年，这座炮楼是在卧床不起的老族长孙官倡导下修建的。他把自己的“送老屋”(柏木棺材)卖掉捐款修炮楼。在他的带动下，族人捐款、捐物、捐工兴建炮楼。施工一半时老族长昏迷迷糊地昏了过去。即将完工时，躺在草铺上的老族长忽然睁开了眼，虽然不会说话，但眼睛不肯闭上。族长知道老族长的意思，就让人抬着他上了炮楼，此时鞭炮炸响，炮楼竣工。老族长看了一眼，含笑闭上了眼睛……

密林深处有人家，洞中还有洞中天。李金令家的宅院藏在一片柏树林中，坐东向西，主房为青石砌成的三孔石窑，窑窑串通。中间窑洞内有三孔小窑洞，是为卧室。窑洞内建有水仓和粮仓。院门口是两间木架青瓦过厅，右方墙壁上镶嵌着石梯，长方形石头一半嵌进墙壁，另一半凸露在外面。沿着石梯可走到窑洞顶上，那里是天然的晒场。

石窑、石屋、石井、石庙、石道、石桥——在魏沟，我们走进了一座石头部落。此刻，我们站在济民桥上，历史的烟云中仿佛飘来“一桥恨恩仇”的诉说。这座三孔石拱桥建于清中期，横跨在双龙泉河上，桥高6米，宽10米，长50米，是沟通南北的主要通道。当年，孙氏和李氏家族先人因争地界，曾大打出手导致互有伤亡，从此结下仇怨。清乾隆年间的一个夏季，山洪把小木桥冲毁，李氏家族的一个孩子过河被冲走。李氏家族族长主动去找孙氏家族族长，商议修石桥的事，一拍即合。孙、李两个大家族握手言和修桥，其他几个家族也纷纷响应。七姓八家拧成一股绳，捐钱、捐粮、捐物、捐工，齐心协力修通了“济民桥”。



爬山观景、涉水听歌、钻洞察古、观潭识龙、进庙悟道、入户赏艺——在魏沟，胜景与人文共生。

村北后山的黑龙潭，因其水深不见底，潭水远观呈深褐色，加之黑龙飞天的传说，故名黑龙潭，为汝州境内一大胜景。站在潭边，看碧水荡漾，观怪石林立，赏山林倒影，听黑龙升天的故事，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哟！

据传故事发生在民国某年二月初二那天，那时黑龙潭叫老潭。春节时有个白发老大爷到各家各户串门，“哎！该老了，以后再也不能和你们作邻居了，我真舍不得乡亲们啊！”“家住哪里？我们怎么不认识你呀！”他说：“不认识我，我认识大伙儿，咱们成天打交道。”众人疑惑不解。到二月初二早上，只听见天上响了一声炸雷，从老潭飞出一条黑龙，缓缓地往天上升。天空阴沉沉的，好像要下大雨似的，当黑龙升到与下焦寨一般高时，天空又响了一声炸雷，这时从鸡冠山、三官山和磨盘山飞来三朵云把龙体裹了起来，第三次雷响，乌云遮天，黑龙越升越高，后来看不见了。从此以后，老潭就改叫“黑龙潭”。

黑龙潭水日夜喷涌，双龙河畔孝名远扬。“千里去烧香，不如在家敬爹娘”的故事就发生在魏沟村的马庄。传说很久以前，马家人丁兴旺，财源广进。当生下马九皋时，天空出现了一片红云，村人说“这是祥兆，孩子以后必成大器”。可是到后来，他既没当官，也没中举，只在郟县城开了一家饭馆，但南顶山(现在的武当山)每年初一的第一炷香都是马九皋烧的。有一年，广州的一个香客心里不服，说今年我要烧第一炷香。他从农历十一月二十开始，走啊走啊，到大年二十九晚到达南顶山山顶。年三十歇息了一天，晚上掌灯时分就到大殿去烧香。道长说香客，早着哩，歇会儿再来吧。就这样，去了一次又一次，直到后半

夜时，香客累倒在床上睡着了。翌日天亮，他跑到大宝雄殿问道长：“今年谁烧的第一炷香？”道长说：“还是马九皋烧，人已经走了。”香客又说：“马九皋是哪里人？”道长说：“他烧完三炷香就匆忙离开，我没问他是哪里人。”香客又问：“每年都是他烧前三炷香吗？”道长回答说：“是”。这时，香客烧罢第四炷香后，悻悻然离开了南顶山。接下来的三年依然如此，他始终没有完成烧第一炷香的心愿，也始终没能见到烧第一炷香的马九皋。香客决心要找到马九皋，看看马九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是，他边走边打听，经过几年的不停奔走，终于在郟县城找到了马九皋，问及此事，马九皋说：“南顶山在哪里，我并不知道。至于烧不烧第一炷香，我更是一无所知。”香客又问：“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和专长？”马九皋说：“我自从记事至今，一日三餐，都是把做好的第一碗饭盛给我娘，第二碗饭孝敬我爹，天天如此，雷打不动。”香客向马九皋深施一礼说：“啊！原来你是一个孝子，你的孝行感动了神圣。我明白了，千里去烧香，不如在家敬爹娘的理儿！”

天下孝子出马庄，魏沟银洞响八方。据传唐代的鄂国公敬德曾在魏沟开发矿石，他把开采出来的矿石用牲畜驮到禹州的磨磨，用石碾碾碎后分离出银、铜、铅、锌等金属。故此，人们把他挖过矿石的石洞叫“银洞”。向导说银洞深而阔，躲匪患时方圆三里五村的人、牛、粮都藏在洞里，上世纪70年代，大峪公社曾在银洞内召开社、村、队三级干部会议，可惜后来银洞淤积了……

离开银洞，我们登上了马鞍桥寨遗址。但见马鞍桥寨残缺的寨墙上，炮弹、枪痕遗迹随处可见。飒飒秋风中，我们仿佛又听到了当年轰鸣的枪炮声。1947年农历四月，国民党出动两个正规团攻打魏沟，由魏沟民团司令李合成带领的魏沟人，凭借着马鞍桥寨的天险，齐心协力，奋勇抗敌。国民党部队持续攻打8个月，共出动两千余人马，在东岭、南岭、长岭架了4门山炮，30多门迫击炮，动用机关枪、冲锋枪无数。一直打到农历腊月，弹尽粮绝，山寨失守……

坚韧不屈魏沟人，当代愚公创奇迹。魏沟地处深山，千百年来，通往山外世界的是无数双铁脚踩出的羊肠小道，很多村民一辈子也没有出过家门。1993年初春，村两委带领山民修路。村组干部带头拿出一年的工资1万多元，购买硝酸铵、柴油等原料，自行动手炒制炸药。全村780口人齐上阵，吃红薯喝凉水，历时三年，在悬崖绝壁上开凿出一条长3500米、宽6米的盘山路，当代愚公的壮举感动无数人。全乡百姓自发捐款10余万元，焦村乡党委、政府决定，从乡统筹中每人提2斤玉米支持修路。又经过三年的奋斗，道路拓宽，并修成了水泥路。



徜徉在古村古落，万般爱恋涌出心田：山水魏沟，古树部落，石砌世界，人文荟萃，神韵萦怀，人间仙境，何美瑶台！



豫西山村风格的石房。 郭营战 摄

·连载·

毛泽东离京 巡视纪实

8月，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草稿作了修改。

毛泽东作的最主要修改有：

党在农村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措施，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已经或正在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地区发生了“单干风”，已经有一小部分生产队改变方向，分户单干了。

对于党内的思想问题，必须采取民主讨论分清是非的方法，以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目的，但是必需容许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有充分发展(表)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

一小部分生产队陷于瓦解状态，这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个曲折，这种曲折是不可避免的。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几十年几百年内，也是还会有的。只要就全国来说，只占一小部分地区、社队和人数，也是并不可怕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占了极大的优势。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还将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可能要继续几十年到几百年。(加点字为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此外，毛泽东还有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8月2日，毛泽东在保荐任田办法的来信上批示：“印发各同志。安徽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

同日，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七届四中全会中发言摘要的报道批示：“南斯拉夫的经济混乱情况，印发大家一阅。请大家讨论一下，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好，还是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好。”

同日，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南斯拉夫经济问题的一篇通讯稿批示：“南斯拉夫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好吗？请同志们(们)讨论一下。”

毛泽东还将《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批发会议各同志。

晚上，毛泽东与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华北地区各省、市、区负责同志谈话，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参加。他先问目前的生产情况，又问到农村单干的情况。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的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说明山西、内蒙古和北京的单干情况并不严重，河北有少数生产队有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谈到有的大队核算单位没有下放，生产也搞得很好，毛泽东说，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办得好，又增加生产，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队。

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问题时，毛泽东说，生产队以20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

3日，毛泽东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晚上9时，毛泽东召集会议讨论如何开法，刘少奇建议成立核心小组，中央常委一致赞成，名单经毛泽东批准。核心小组有常委、书记处，再加大区第一书记，中央各口负责同志，共22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杨尚昆，加上各大区第一书记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

4日下午，毛泽东同西南区的云南、贵州、四川几个省的同志座谈。几个省的同志向毛泽东谈到：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

8月5日，毛泽东与华东、中南组座谈，参加座谈的有：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中南的陶铸、王任重、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也参加了座谈。

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区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毛泽东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兼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

毛泽东说：“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给大家看一看。”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60%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

毛泽东说，已经搞了单干的，不能勉强去扭，过了半年或一年看出两极分化了，有两方面的压力，一种是贫雇农要求解决生活问题，一种是富裕阶层劳动力的强的他要搞单干。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90%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未完待续)